

雪

狐

鄧文來◎著



雪狐 / 鄧文來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藝
色研出版 ; [臺北縣] 中和市 : 三友總經銷,
民80
面 ; 公分. -- (小說集合 ; 05)
ISBN 957-622-143-9(平裝)

857.7

8000323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小說集合05●

ISBN-957-622-143-9

雪狐

作者 / 鄧文來

法律顧問 / 謝天仁律師

發行人 / 程顯懌

印刷 / 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總監 / 林蔚頤

電話 / (02)9868421 9811187

總策劃 / 顏崑陽

總經銷 / 三友圖書公司

責任編輯 / 施麗薰

地址 /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美術編輯 / 陸佩鳳

電話 / (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出版者 /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傳真 / (02)2409284

製作部 /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電話 / (02)7031828 7057118

初版 / 中華民國80年10月

傳真 / (02)7024333

劃撥帳號 / 0788033-5

定價 / 新台幣 130 元

漢藝叢書目錄

● 詩文手札系列 ●

C017	峭	(頤情筆記)	100元
C016	情	(頤情筆記)	100元
C015	醒	(頤情筆記)	100元
C014	十里荷花	(個性筆記)	100元
C013	一瓣清香	(個性筆記)	100元
C012	山光雲影	(文字筆記)	100元
C011	雲淡風輕	(文字筆記)	100元
C010	清風明月	(文字筆記)	100元
C009	行雲流水	(個性筆記)	100元
C008	字裡行間	(個性筆記)	100元
C007	心有靈犀	(情人筆記)	100元
C006	秋水伊人	(情人筆記)	100元
C005	千里嬋娟	(情人筆記)	100元
C004	相思千行	(情人筆記)	100元
C003	閒情偶寄	(生活札記)	100元
C002	閒坐聽禽	(生活札記)	100元
C001	飛鴻雪泥	(生活札記)	100元

C033	情詩二十一	(情人筆記)	100元
C032	壺裡胡塗	(情趣筆記)	100元
C031	一兩個夢	(情人筆記)	100元
C030	生活詩人	(生活札記)	100元
C029	愛情創世紀	張振宇 彭樹君 文	100元
C028	也應歇歇	(生活札記)	100元
C027	花間情事	(生活札記)	100元
C026	倩	(頤情筆記)	100元
C025	法	(頤情筆記)	100元
C024	豪	(頤情筆記)	100元
C023	綺	(頤情筆記)	100元
C022	奇	(頤情筆記)	100元
C021	韻	(頤情筆記)	100元
C020	景	(頤情筆記)	100元
C019	素	(頤情筆記)	100元
C018	靈	(頤情筆記)	100元

漢藝叢書目錄

●色彩之美系列●

A001	色彩的魅力	李蕭銳著	280元
A002	色彩的探險	李蕭銳編審	240元
A003	色彩大系	李蕭銳編審	180元
A004	色彩的發達	李蕭銳編審	240元
A005	色彩調色板	李蕭銳編審	260元
A006	色彩的管理	李蕭銳編審	260元
A007	色彩意象世界	李蕭銳審訂	380元
A008	色彩意象之美	李蕭銳審訂	380元

●藝術叢書系列●

D001	刀下留情	小魚	250元
D002	千錯萬錯	小魚	250元
D003	一解千從	小魚	250元
D004	清代台灣民間刺繡	陳達明藏 粘碧華文	420元
D005	生活卡片	王鎮華	200元

●漫畫精品系列●

E001	苦笑人生	周于棟	100元
E002	絃外之音	編輯部	100元
E003	兩性之間	季諾	100元
E004	蒙古大夫	季諾	100元
E005	傻兵日記	柏斯克	100元
E006	君子好逑	莫迪諾	100元

●少年知心文苑●

F001	我的小托	胡品清譯	140元
F002	比伯的手風琴	琦君譯	140元
F003	李波的心聲	琦君譯	140元
F004	老鐘的秘密	余國芳譯	120元
F005	杜松樹——格林故事新輯	黃文範譯	130元
F006	杜樂博士歷險記	楊明珠譯	1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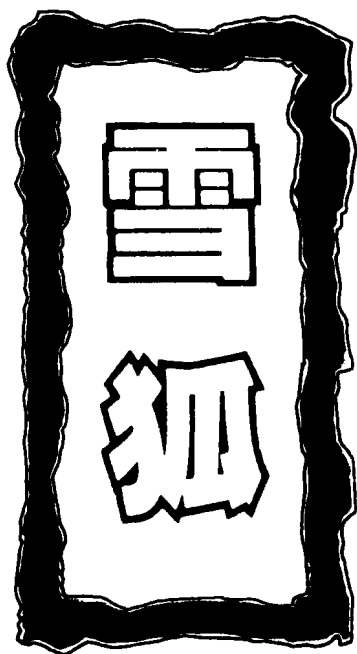
漢藝叢書目錄

● 智慧經典系列 ●

G001	雨夜禪歌（六祖壇經）	楊惠南	130元
G002	不入流的智慧（古典小說）	張火慶	130元
G003	人生溫柔論（幽夢影）	陳幸蕙	130元
G004	人性管理的終結者（韓非子）	高柏園	130元
G005	鳥與不鳥的策略（戰國策）	游喚	130元
G006	問心（孟子）	林安梧	130元

● 畫話筆記系列 ●

H001	雙頭甜	陸清玄文 畫	150元
H002	空城計	渡也	120元
H003	蓬來香	陸清玄文 畫	150元
H004	有餘	小魚	120元
H005	心靈四季	徐畢華	200元



寫在「雪狐」出版之前

●鄧文來

童年時代，我就愛聽故事；尤愛聽鄉中父老們，親身經歷的異鄉、異域的故事，常使我沉醉他們唇邊所述說的傳奇性的事物。因為我的故鄉是俗語所說的「無湘不成軍」的湖南。自曾、左、彭、胡諸氏，以書生領軍，救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名滿天下。也從那一時期起，三湘子弟從軍者衆，幾乎每一個部隊都有湖南軍人。外國學人形容湘軍是「中國の日爾曼」，這是因為湖南人勇敢、堅毅，打起仗來不怕死。近百年軍人、名將輩出，各領風雲，馳名史冊。以我的故鄉醴陵而言，即出了將軍級人物一百多位，爲全國之冠。由於這種風氣的影響，加上親友的汲引，我們家鄉許多父老長輩，都是年少從軍，遠涉江湖，大江南北、白山黑水、邊塞漠野，都有過他們的足跡。在他們的唇邊，我的童年就吸滿了邊塞、風沙、駝鈴、牧人、駿馬的奇情異俗的風情。在我小小的心靈間，就時常幻想有一天，能親臨斯地，一睹那些奇俗風貌。

然而人生的脚步不由自己，一場慘烈的歷史風雲，把我的生命推出故鄉，遠離故國泥土，棲旅海際天涯，雖是南國風光，海島情韻，却非童年時期夢想的世界。在長年的流浪飄泊之中，鄉思的苦杯，鬱結成海，深深的愁結，乃從事文藝創作以抒瀉情懷。早年服務軍旅，每在夏夜、秋夕，一杯清茶，一支烟，和年長的同事談天說地。從他們眉飛色舞的談話間，我讀到他們的風雲。而其中有幾位在抗戰期中，遠戍邊城大漠。於是童年的故事，從腦海裡湧出。我感受到邊城、漠野粗獷、豪邁的畫軸，這是何等雄偉的小說題材。因而我埋首於歷史的長河、邊塞地理、風俗的研究。從歷史的長河裡，我看到邊塞的軍笳，駝鈴悠悠、商賈成群的「絲路」繁榮歲月，以及那塊廣大的土地，它蘊藏的豐富礦原。而且在國防上，是中國西北的門戶。自明清之後，那塊昔日有過繁榮的土地，却被後代所遺棄了，成為囚徒們流放的荒野蠻陋之地，這是何等的愚昧呀。

歷史家們說，這是由於中世紀以後，海路的興起，「絲路」漸漸的凋零。這固是歷史發展的因素，但如此廣大、豐饒、壯麗的國土，卻被遺棄成為荒漠廢墟，不知從事開發，這不是把黃金當成糞土嗎？江南、江北固是風光好，然而治國之君怎能逸樂於山青水綠，不思富國強民，任憑那一片廣大、富饒的大地荒棄，遭外人鯨吞蠶食。由於這一意念的昇騰，我開始搜集、整理邊塞的材料，溶進自己的感受和情懷，開始創作邊疆小說，提

醒國人，在西北邊陲，那片廣大的國土，不是砂礫荒野，而是有輝煌燦爛的歷史光華，蘊藏豐富的寶庫。美國之有今日繁榮富有，就是因為他們早先的移民，曾筆路藍縷開發西部。中國要由弱而強，就必須致力於西北這塊廣大土地的開發。幾近三十餘年來，我創作了一百餘萬言的邊疆小說，結集出版過長篇「大漠蒼蒼」，短篇小說集「邊城恩怨」、「漠野風雲」……等。「雪狐」這部小說，是一九八九年冬完成的，雖是一個傳奇性的故事，幾個流浪漢為奪寶藏的糾紛情節，交織粗野的愛情、義無反顧的友情，以素描的筆觸，展現邊疆大地的壯美，在「青副」連載時，極獲讀者的喜愛，盼能早日結集出單行本。而今「雪狐」即將於十月間出版，我將從事邊疆小說創造的心路歷程作一番表白。因海峽兩岸不再是生死不相往返，近幾年來，前往大陸返鄉探親和觀光的人士如潮，有部份人士亦遠涉新疆，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古「絲路」也成了研究的文化熱浪。西北邊疆這塊廣大的土地，被我們的祖先遺棄了一千多年，而今它重新活躍起來了，不再孤獨、落寞，它豐富的礦藏，將為中國的未來貢獻出一份巨大的力量！

一

他到達草原，已是日落黃昏的時分了。

大地蒼茫，風聲冷颯，極目無際的曠野，空寂遼遠，只有一彎新月迷濛獨照，見不到牧人的篝火，喧嘩的歌唱，成群的牛羊。他感到很渴、很累，但不想進拜城投宿；從馬上躍下，取下毡毯、水囊、乾糧。然後他找了一些枯枝，用打火石點燃。立刻一束熊熊的火燄升起。他鋪開毡毯，席地而坐，吃著乾糧和水。雖然這束枯枝的火光不大，也不會點燃著很久。但他知道，在這遼遠的草原夜裡，會被自己目光不可及的牧人發現，而且一定會飛騎來察看，自己會得到熱情的指引和豐盛的食物。

枯枝的火燄由大變小，慢慢的成爲一堆灰燼了，仍然不見吆喝的牧人和陣雷似的馬蹄聲，他微感訝異。內心在想：「難道牧人們已離開了草地，提早趕牛羊回到山溝裡過冬了？」他聳聳肩，自語著：「那我只好孤獨的過一夜了。」他拉下毡帽蓋住耳朵，用毯子裹著身體。他熟悉漠野、草原的氣溫像個魔術師，白天炎熱穿不住一件單衣，一到夜晚，氣溫驟降會把人凍成僵冷，當明天的太陽升起時，成群的禿鷹自遠方而來，僵冷的人體會成爲牠們豐美的盛宴。

他真是很累，離開博斯騰湖，在草原、漠野，已馳奔了好幾天了，他剛剛闔上眼皮，那匹「黑豹」在他身旁不遠處發出低低的嘶鳴，他肅然驚醒，右耳貼地諦聽，隱隱的有蹄聲自遠而來。他揭毯而起，從腰間拔出手槍，移轉身體，伏在一個小土堆的後面，目光凝視蹄聲的遠方。

蹄聲漸近，藉著星月的微光，他看到地平線上急馳而來二騎黑影。他的馬兒發出高亢的嘶鳴，前蹄高舉；他輕輕的喝咤一聲，馬兒平靜地不再嘶叫。

「哈達什，你是迷路了？」有人在喊，聲音很蒼老。

「你是迷路的，我們歡迎你到營地過夜。」說話的聲音很年輕。

他微微而笑，把手槍插回腰間，但他沒有立即顯身：「哈達什，你們是哪一族的？」

「我們是鐵木爾斯族的。」

「噢，」他站起來，「他是一個慈祥的人。」

「哈達什，謝謝你。」蒼老的聲音說：「我叫柴尼爾。你怎麼不進拜城去？」

「噢，我很累、很渴，找不到水源，我的馬兒馱不動我進拜城。」他說。

「哈什達，你從哪兒來？」年輕人說，「我叫塔格達。需要我來幫助你嗎？」

「謝謝，我可以走過來。」他站起來，笑著，「休息了很久，自己能行走了。」他

停頓了一下，「你們的營地在哪裡？」

「哈爾克山谷。」

「噢。」他想了想，柴尼爾他們是看到火光，走了很長遠的路才來的。「謝謝你們走了長遠的路。」

「是塔格達在山口查視牲口才發現你的篝火。」柴尼爾說。

「塔格達，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他走了過去。

柴尼爾和塔格達都已從馬躍下：他擁抱他們，吻著他們兩人的額頭。

「哈達什，你叫什麼名字？」柴尼爾問。

「我不知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口裡的人喊我黑娃子。」他聳聳肩望著兩人而笑。

「你從口裡來？」

「不，那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的母親到哈密，她就病死了！」

「噯。」柴尼爾憐憫的望著他，「可憐的哈達什，你是失去故鄉的流浪人。」

「這裡是一個美麗、遼闊的大地。」黑娃子說。

「你喜歡？」塔格達問。

「我當然喜歡，因為有你們這些善良、熱情的哈達什。」黑娃子拍著塔格達的肩。柴尼爾哈哈大笑，「黑娃子，你願不願到我們的營地去？」

「我非常高興接受你們熱情的招待，但我要去很遠的遠方。」

「要去哪裡？」

「慕士塔格山，你們聽說過嗎？」

柴尼爾和塔格達驚訝地望著他。柴尼爾說：「那是很遠，很遠的路。」

「你們知道？」

「當然知道，」塔格達說：「我們的祖先有一位美麗的公主，就死在那終年不化的雪山上。」

「啊，那真是一個美麗的故事。」

「不，黑娃子，那是一個很悲涼的愛情故事。」柴尼爾說，「他的愛人到雪山獵雪狐，沒有歸來，她去找心愛的人而去雪山死的。」

黑娃子凝視著柴尼爾的臉，「雪狐被人獵到了沒有？」

「沒有人能捉到它，很多人都為它死亡！」

「哦！為什麼很多人去獵它？」

「獵到了雪狐，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富有的財富。」塔格達說。

「塔格達，你這麼年輕，不想去？」他笑著。

「不，」塔格達搖頭，「鐵木爾斯曾長說，看到雪狐的人，全族人都會死亡！」

「塔格達說的是真話，我們的老祖宗是這樣告誡我們的。這裡的牧人誰也不敢上慕

士塔格山獵雪狐！」

「黑娃子，你要去獵雪狐？」塔格達問。

「不，不，」黑娃子笑著搖頭，「我的朋友住在雪山山脚，他告訴我那裡有一條河，

在河上可以找到上等的玉石。他趕駝隊到口裡，我們在托克遜相識的。」

「嗨，」柴達尼說：「這是好主意，祝你幸運。」

「柴達尼，謝謝你的祝福。」黑娃子擁抱著他，「你們能協助我嗎？」

「你需要什麼？」柴達尼望著他。

「我的水囊空了，還有很遠的路才能到木扎提河。」

「好罷，」柴達尼望著塔格達，「把我們馬上的水送給黑娃子，還有饅頭。」

「你真是一個好心腸的人，我會永遠懷念你們。」

塔格達從馬上解下兩個盛滿水的羊皮袋，以及一包硬邦邦的「饅頭」雙手遞給黑娃子

。他擁抱著塔格達，吻著他的額，接過羊皮袋和乾糧。

「謝謝你們兩位給我的食物和水，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情的。」黑娃子說。

「祝你幸運。」柴達尼和塔格達躍上馬，「我們要回營地去了。」

「再見，」黑娃子揮著手，「爲我問候鐵木爾斯。」

蹄聲得得，兩騎人影在星月的微小下漸行漸遠，很快的就消失在遼寬的草原地平線上。

他望著兩騎人影消逝，嘴角邊微微地笑了。他把羊皮袋和乾糧繫在馬鞍上，把毡毯收拾好，躍上馬，向拜城的方向走了一程，然後又拉轉馬頭，循著柴達尼他們走的方向奔馳了一程。突又拉轉馬頭，向西奔馳，復又南行，他要在天亮之前到達木扎提河。

秋晨的陽光輝煌燦爛，照著遼寬的草原、河渠、山脈城鎮。三騎人影自草原深處急馳而來，揚起一陣沙烟。當他們到達昨晚黑娃子宿夜的地方，瘦小的巴爾發現那堆篝火灰燼。

「嗨，羅鬍子。」巴爾拉住馬頭。一躍而下。

「巴爾，你發現了什麼？」羅鬍子勒馬問，他是一個身形魁梧的中年人，臉上那捲曲的絡腮鬍佔滿秋霜。

巴爾在地上查看了一番，昂起頭說：「昨夜他在這裡過夜。」

另一騎一揭頭巾，露出一束長髮，一張女性豪邁的臉，她躍下馬，「巴爾，不會錯罷？」

羅鬍子從馬上躍下，揮舞了一下手中的皮鞭，放聲大笑，「娃娜，巴爾永遠不會錯的。」

他們三人在灰燼的四周巡視一番，巴爾皺起眉頭，「怎麼回事？他找到伙伴了。」

「你指什麼？」羅鬍子凝視巴爾問。

「蹄印很多，不是他一個人。」巴爾說。

「他是一個貪心的人，不會找伙伴的。」娃娜凝望遠方，「巴爾，你仔細查看他行走的方向。」

巴爾走向四周查看，約算半句鐘的時間，他回到羅鬍子和娃娜站立的地方，眉頭深鎖。

「你在想什麼？」娃娜說。

「奇怪。」巴爾一攤雙手，「向拜城的蹄痕突然斷了，到哈爾克山的卻很紛亂。」

「你是說向哈爾克山的人很多？」